联合国 S/PV.8032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〇三二次会议

2017年8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布拉塔先生	(埃及)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中国	申博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盖冈夫人
	意大利	卡尔迪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哈萨克斯坦	图梅什先生
	俄罗斯联邦	内边贾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瑞典	斯考先生
	乌克兰	维特连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西松女士
	乌拉圭	罗塞利先生

议程项目

利比亚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报告(S/2017/72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26954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利比亚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报告（S/2017/726）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利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梅先生参加本次会议。萨拉梅先生在的黎波里以视频电话方式参加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726，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的报告。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萨拉梅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代表卡尔·斯考大使的通报。

我谨热烈欢迎萨拉梅先生，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以新的身份参加安理会会议。我现在请他发言。

萨拉梅先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埃及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

我很高兴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在的黎波里的驻地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来这里是为了表明，特派团和我本人决心在利比亚境内与利比亚人展开尽可能密切的合作。一个月前，我就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海支助团团长一职。我很幸运地在就职前于7月25日在巴黎会晤了萨拉杰总理和哈夫塔尔元帅，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并在被提名时接到了利比亚社会各界代表打来的数百通电话及发来的数百封信件和电子邮件。

8月5日，我对的黎波里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会晤了总理和高级国务理事会主席阿卜杜勒·拉赫曼·Al-Sweihli。次日，我还会见了众议院议长萨利赫·伊萨先生和利比亚官员。这次访问开启了我与利比亚政坛及该国各界人士的协商进程。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尽可能常来利比亚，并去过该国大多数地区，如的黎波里、Al Bubba、班加西、米苏拉塔、津坦和阿尔贝达。我很抱歉地说，由于外部限制，我还未去南部；事实上，原定上周四进行的一次访问在我们出发前几个小时被取消，但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尽快成行。每到一地，我都与政治人物、军事和安全官员、妇女、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和年轻人进行会晤。我坚信，我们坚持把《利比亚政治协议》作为参照，这不应阻碍我们主动与所有利比亚人接触，无论其地位如何，也无论其过去或现在担任何种职务。相反，我们必须主动与他们接触，以便所有人能实现和解。

在我的外部协商中，我努力优先考虑利比亚的邻国。它们包括突尼斯，我也要在那里感谢该国当局过去三年来对联海支助团的支持和热情款待。在埃及，我会晤了负责利比亚事务的官员、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以及侨居那里的利比亚社区的一些主要成员。当我在阿尔及利亚时，乌亚希亚总理和迈萨赫勒外长重申支持我们的努力。我还访问了意大利，真蒂洛尼•席尔维里总理及其部长们在我到访期间表示他们承诺确保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所有这些国家都将受益于一个稳定、和平与和解的利比亚，还有许多国家将从中受益。我期待下周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高级别委员会正在把利比亚各关键行为方召集到布拉柴维尔。我打算在未来几周和几月把访问范围扩大到区域内外的其他邻国。

在我与利比亚人的会晤中出现了一个清晰的画面。人们对生活条件的恶化感到沮丧。我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多次经过的黎波里同一家银行，看到那里有许多人，以为是在进行示威，但他们只是在

等待领取其月薪的一小部分——相当于现在的25美元。

在这个富裕的国家，大学部门一个接一个地关闭是不自然的，因为汇率的巨大差距导致外国教师大批离开。人们厌倦了电力和供水的不断减少，这反过来造成电话系统和互联网停罢。利比亚人生活在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一个石油生产国，不能理解为什么会一贫如洗，有时为了得到20升汽油要排一天队。

现在根深蒂固的掠夺性政治经济给人留下显而易见的印象，就好像这个国家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加深自己的危机，为少数人造福，使劳苦大众感到沮丧。治理显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人民的福祉显然是利比亚未来稳定的基本要素。我打算与我们的伙伴密切合作，确保为实现该国的宏观经济愿景进行充分协调，同时协助当局提供基本服务。除非经济挑战得到解决，否则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久将会加深。有需要的平民应该获得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援助，救援人员应得到保护。

德尔纳目前的情况特别令人关切，我们多次呼吁让平民获得通行自由，并积极努力让基本必需品进入该城。利比亚人关心的另一个挑战当然是他们的安全。人们非常害怕犯罪、绑架以及武器泛滥所带来的威胁。我到的黎波里的第一个夜晚，在时断时续的枪声中入睡。由于零星的武装冲突和战争遗留爆炸物，平民在利比亚各地死亡或受伤。还有数千人被长时间拘留，许多人不可能受到公平的审判。

8月24日星期四在富卡哈检查站发生的可怕的袭击事件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所为，残酷杀害了9名士兵和2名平民。同我交谈的利比亚人想要结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他们尊重那些正在努力使局势受到控制的人。在的黎波里和该国某些地方，安全局势有了真正的改善。石油产量显著增加，使总理委员会和利比亚中央银行能够共同努力制定预算。这些是积极的步骤，但持久稳定的关键是解决总体政治局势。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格局的主要问题如下。

首先，《利比亚政治协定》的两周年即将于12月17日到来，但《协定》中概述的过渡期结束的实际意义仍不明确。最直接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利比亚人就该日期的法律和政治意义达成共识。在这个关键时刻，体制上的真空有损于利比亚的利益。我的大多数对话者都向我提出了对修改《利比亚政治协议》的看法。有关这个问题的共识正在出现，我希望能够在未来几天宣布某些动向。

其次，关于通过一部宪法的前景，7月29日宪法起草大会投票决定完成草案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过，目前法院正在审议该次投票的合法性。

第三，人们越来越广泛地呼吁进行新的选举。在举行这些选举之前，明智的做法是确保落实选举成功的政治和技术先决条件，特别是所有各方都承诺接受选举结果。选举的目的不是积累权力，而是进行和平和有组织的轮换。

最后，需要一个把这三个要素连贯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方案。在这方面，先后顺序是最要紧的。只有在利比亚人确定他们要按照什么顺序和以何种紧迫性去做，并且我们帮助他们将这三者结合成一个被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行为体认为可以接受的单一的计划，他们才能成功地开展这三个进程。

无论如何，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出的任何努力必须由利比亚人领导和主导。联合国在这里支持他们的努力，肯定不会取代他们。我们将特别与他们一起推动政治和金融机构的快速统一。

利比亚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利比亚人民。 伊斯兰国、基地组织附属恐怖团体、外国战斗人员和雇佣军的存在，贩运军火和跨境黑市经济，是超越利比亚边界的挑战，并影响到邻国和更广大的国际社会。3天前在乍得边界附近的致命冲突，提醒我们大家利比亚目前状况在区域中的敏感性。

非正常移民及其为走私者网络所带来的收入，也被证明是对利比亚部分地区稳定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被困在利比亚境内的数十万移民和难民经常在非人道的条件下遭受虐待和拘留。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需要一起行动，我们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

我们不是从零开始。由于我的各位前任和会员国的共同努力，我们拥有《利比亚政治协定》的政治框架。利比亚人相当广泛地认识到目前的状况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需要以具体行动支持在巴黎公报中作出的关于停火和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的承诺，以避免新的军事升级。

为了履行我们的任务，我们继续准备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快联合国大家庭在的黎波里和从的黎波里到全国各地的部署。6月28日，一个联利特派团人员的车队遭到枪击和火箭榴弹袭击。一名工作人员受伤，我们真的很幸运，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伤亡。

联合国在利比亚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外交使团，而且将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必须不断意识到在利比亚运作有着真正的风险，我有义务确保尽可能有效地减轻这些风险。

我谨感谢那些自《利比亚政治协定》签署以来一直努力支持它、为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被列名的恐怖团体作出贡献，并为该国稳定作出贡献的所有会员国。我期待与所有这些利比亚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合作，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将我们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努力汇聚在一起。

我赞赏各国政府和各组织力求促进利比亚人之间和平与和解的的努力。但是，调解举措的扩散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搞乱政治格局。现在有一个机会之窗，它在利比亚人手中，应予抓住。如果我不相信可能以和平、积极的方式结束利比亚危机，我就不会承担这一角色。出于这一原因，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会议期间，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计划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会上将提出一项行动计划。我就不进一步细谈了，因为在我与利比亚人进行的这轮协商结束之前，这样做为时过早。

联合国愿意而且能够从所有利比亚人的最大利益出发，平等地与所有各方一起采取行动。我非常希望凭借我们利比亚伙伴的信任以及区域组织和有关会员国的信心，我们将能够加强和统一我们的集体努力，一起恢复利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稳定和繁荣的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萨拉梅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斯考大使发言。

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根据2011年2月26日第1970（2011）号决议第24（e）段，我谨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该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本报告所述期间为2017年6月8日至8月28日，在此期间，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磋商会，并通过默许程序开展了额外工作。

首先，我要回顾指出，6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第2362（2007）号决议。按照该决议，安理会除其他外，扩大了旨在防止从利比亚非法出口原油的措施的适用范围，以便涵盖石油，包括精炼石油产品。安理会还将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延长至2018年11月15日。这两个因素对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的活动都有影响。

关于第一个因素，在收到利比亚政府发出的通知后，委员会将两艘船——“Capricorn”号船和“Lynn S”号船——列入其制裁名单，因为它们企图从利比亚非法出口汽油。这两艘船的船旗国——分别为坦桑尼亚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现在对这两艘船负有某些义务。所有会员国都必须禁止这些船只进入其港口，除非为了进行检查、发生紧急情况或是返回利比亚时必须进港。这些列名是在自7月21日和8月2日提后通知后几天内完成的，有效期为三个月，除非委员会提前予以终止。除船旗国外，委员会还致函若干其他会员国，例如所报告的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寻求任何进一步的相关信息。

关于第二个因素，委员会于8月21日举行会议，听取新重组的专家小组介绍其按照扩展的任务授权制定的工作方案。在讨论中，委员会成员向专家们提问或发表意见，专家们则提供额外信息和作出额外澄清。有些人可能记得，在我的前次通报中，我告知安理会，委员会正在审议专家小组根据其以往任务授权编写的最后报告中提出的建议。16项建议中有5项是给安理会的，有6项是给委员会的，还有5项是给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会员国的。委员会此后同意就5项建议采取行动，8月21日非正式磋商期间也讨论了其中一项建议。

关于武器禁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批准了荷兰根据第1970（2011）号决议第9 （c）段提出的豁免请求。委员会还回复了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要求就第2095（2013）号决议第10段的范围和适用提供指导的请求，该段涉及非致命军事装备的供应，以及提供任何技术性援助、培训或财政援助，意在仅向利比亚政府提供安全保障或解除武装方面的援助。

委员会还收到欧盟地中海海军部队索菲亚行动根据第2292（2016）号决议第10段提交的有关6月19日在利比亚沿岸公海进行的一次船只检查的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欧洲联盟海军此前曾于5月1日检查过这艘船，在同一条航道上，在同一艘船上，查出了军火和相关物资。委员会再次将这次检查通知利比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还收到了欧盟海军部队关于5月1日检查的最终报告。我谨在此回顾指出，2017年6月12日安理会第2357（2017）号决议将第2292（2016）号决议所规定的授权进一步延期12个月。

同样在武器禁运框架内，委员会还收到了利比亚按照委员会关于武器禁运的第2号执行援助通知的规定提出的授权签署方名称，请求给予武器禁运豁免和发放最终用户证书。现在正在考虑如何予以回应。

关于资产冻结，委员会收到希腊根据第2009（2011）号决议第16（a）（一）段发出的通知。委员会在其回复中鼓励希腊与利比亚就此问题进一步进行双边接触，并就通知程序的规定提供指导。委员会仍在审议加拿大关于被列名的一个人拥有的一笔资产的豁免申请。委员会同意就专家小组提出的五项建议采取行动，其中两项建议也涉及资产冻结，不过有一项建议正在等待专家小组提供进一步信息。这些建议涉及利比亚中央银行被盗资产追回股。委员会认为，一个妥善运作的被盗资产追回股可能是监测资产冻结和防止不当划拨资金方面一个重要伙伴。

关于旅行禁令，委员会批准了Safia Farkash Al-Barassi女士的往返旅行申请，此人获准在埃及与阿曼之间旅行。委员会还批准延长Sayyid Mohammed Qadhaf Al-Dam先生的豁免申请，此人获准在利比亚与埃及之间旅行。被列名的这两个人获准旅行是出于人道主义需要的考虑。

最后，6月27日，我以主席身份参加了关于反恐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联合公开通报会，其议题为利比亚境内的反恐挑战。讨论摘要可在1373委员会网站上查阅。委员会还收到一个会员国提交的一份执行报告。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斯考大使的通报。

我现在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玻利维亚愿谴责阿富汗昨天发生的导致13人丧生和多人受伤的袭击事件。此外，玻利维亚谨向飓风“哈维”登陆美国得克萨斯州造成的伤亡者的家人表示同情。

我们感谢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梅先生的通报。我们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欢迎，并祝愿他在赋予其的艰巨任务中一帆风顺。我们也感谢卡尔•斯考大使通报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我们注意到制宪议会取得进展，其工作成果是7月29日批准了新宪法草案，该草案在生效前须付诸全民投票。

我们认为，各方在报告所述期间表现出的致力于开展政治对话的精神，应在举行透明的全民协商进程中得到保持和体现。该进程将使利比亚人民得以确定其未来，开展和平、有序和包容各方的过渡。有鉴于此，我们也强调，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当然还有联合国等各种区域和国际行为体正在开展调解与和解努力，以促进利比亚政治进程以及通过加强合作机制予以推动。我们也赞赏埃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6月份和7月份制定举措支持和促进该进程。

尽管采取了这些重大步骤，但我们仍对当事方之间的零星暴力感到关切，这些暴力令身陷冲突的平民付出了高昂代价。秘书长8月22日报告（S/2017/726）称，4月至6月期间，据报有68人死亡和78人受伤。自2011年以来，冲突已造成数十人死亡。

此外，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8月1日发布的平民伤亡报告称，7月份，爆炸、交火或是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爆炸装置造成21人受伤和15人死亡。这些爆炸物严重危及民众安全，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原籍地造成负面影响。在这方面，我们鼓励利比亚国家机构以及整个联合国各机构和部门继续在第2365(2017)号决议框架内，尽全力消除仍散落在利比亚各地的简易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威胁。它们威胁到成千上万的回返平民和难民以及在实地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难民和移民的悲惨处境。秘书长报告称，他们继续被当事方任意拘禁，遭受有损人格的对待、酷刑、性暴力，并被剥夺医疗服务。犯罪组织和贩运网络增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国际移民组织称秘书长报告提到的这些组织和网络可能与奴隶市场有染。

除此之外，丧生地中海的移民数字令人震惊。也是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称，2017年1月至8月死亡人数超过2 200。我们欢迎意大利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提醒冲突各方，它们有义务遵守和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其规定的义务，避免给平民造成更多苦难，避免侵犯平民基本权利。

我们重申政治过渡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办法。它已经开始，必须继续下去。因此，我们敦促它们放弃任何好战态度或主张，即认为武器可被用作解决这场或其它任何冲突的手段。

另一方面，我们谨表示支持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今天就委员会授权执行情况所报告的进展情况。根据第2362 (2017)号决议，该授权现在包括石油及其副产品的非法出口。

最后，安理会应当考虑到利比亚冲突对于区域脆弱的安全局势造成的影响。动辄干预和更换政权的做法所造成的后果对萨赫勒特别是马里产生很大影响，导致混乱、恐怖主义和军阀现象的出现，人们至今还在承受悲惨后果。

我们不要忘记，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家组2015年提交的最后报告认定，来自利比亚的武器加强了在萨赫勒次区域行动的恐怖主义团体的军事能力，目前正在被用于袭击国家安全部队、平民以及维和特派团实地人员。在这方面，安理会应当能够足够详细地分析冲突起因，避免出发点错误，全面评估其所掌握的证据。

安理会应当了解其所采取的行动的重要性，以及最重要的是要为产生的结果负责。我们若不汲取这些经验教训，就不能把此类行动称为误判，而应称之为蓄意破坏稳定的行动。

罗塞利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欢迎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团长加桑·萨拉梅先生首次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们祝愿他任期顺利，这一点将体现为所有利比亚人的未来和福祉。他可以指望乌拉圭的全力支持。

我们还愿感谢前任特别代表马丁·科布勒先生宝贵和勇敢的管理。请允许我用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容他的才干，那就是马丁·科布勒先生必须上坡和逆风行驶。他满怀热情地做到了这一点，直到他任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还愿感谢卡尔·斯考大使通报关于利比亚的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变局通常是审视所做工作和思考前进道路的好机会。六年后，很难说联合国在利比亚的干预取得了成功。人道主义干预、更换政权和民族建设都是形容利比亚局势时所使用的词语，然而，事实不容置疑。利比亚体制状况仍不明朗，该国至少有两套看似政府的机构在运作，还有实际控制着利比亚领土不同地区的几路部队，血腥武装冲突频发，自封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势力仍然较大——这给任何建设和平和国家重建计划都构成另一层威胁。

《利比亚政治协议》所设想的民族团结政府从未得以组建，总理委员会则未能获得成为受到各方尊重的合法机构所需具备的合法性。

以前，我们曾就安理会审议的其它问题表示，继续一而再再二三地做同样的事情只会带来同样的结果。有时，极其严肃的事情可以通过幽默来表达。劳沦斯·彼得在其知名书作中用一句话描绘了这种情况，我用英语来朗读这句话，因为它难以翻译成西班牙语。

（以英语发言）

> “如果两次犯错还是不对，那么就试第三次。”

（以西班牙语发言）

让我们避免重犯同样错误的诱惑。让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目光向前看。让我们团结一致支持萨拉梅先生，以便他自由地探索各种新的备选。这必然意味着，安全理事会也将做好准备，在铭记迄今已取得成功之处，同时接受尝试新办法所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探讨各种新的渠道。

安理会可以选择无视现实，但是，它无法对无视现实的后果视而不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利比亚代表发言。

埃尔马杰尔比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高兴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

我还借此机会祝贺加桑·萨拉梅先生担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团长一职，并感谢他作了通报，回顾了秘书长关于联利支助团的报告（S/2017/726）。由于报告的印发有一些延误，我们尚未有足够的机会与我国首都充分审阅和详细讨论。我们非常感谢萨拉梅先生努力与利比亚各方沟通，以便集合各政治利益攸关方的各种观点，我们愿祝他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我谨再次向安理会确认，民族团结政府致力于支持联合国为解决利比亚政治危机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愿感谢瑞典常驻代表卡尔·斯考大使以第1970(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身份所作的通报。他在通报中谈到对利比亚所实行制裁的近期动态。在这方面，我愿感谢他指导该委员会的出色努力。

自前任秘书长特别代表马丁•科布勒先生上一次通报（见S/PV.7961）以来，尽管科布勒先生进行了各种沟通，其继任者加桑·萨拉梅先生到任后最近接手，利比亚的政治局面仍不明朗。此外，我们注意到，当前我们的友好邻邦努力集合利比亚境内各政治利益攸关方的观点，以达成和解。

鉴于当前利比亚局势不明朗，政治进程陷入僵局，利比亚有关各方必须商定对2015年12月17日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的《利比亚政治协议》进行一些修订，以确保各方将尽力一丝不苟地执行该《协议》，反过来，这可为组建这样一种民族团结政府铺平道路：该政府能够有效开展工作，特别是缓解当前利比亚人民在各方面经受的日复一日的痛苦，并且处理该国的各种挑战：从极端恐怖主义到非法移徙到走私利比亚的各种资产，即：石油、石油衍生产品以及其它自然资源。

政府还不得不处理其它有害挑战，如：侵犯人权行为和法治的缺失。在此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民族团结政府总理委员会主席法依兹·萨拉杰先生在2017年7月15日向利比亚人民的一次讲话中提出的路线图。那次讲话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2017/622，附件）发表，萨拉杰先生在讲话中盘点了当前的局势，谈论了由于《利比亚政治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而使利比亚人民经受的各种痛苦。

他在结束讲话时提出一个解决该局势的倡议，他说，他希望无一例外地与利比亚各方沟通，通过与各行为体的对话及和解来实现该国的和平与稳定。在他的讲话中没有胁迫性用语，也未威胁使用暴力或武力。所有人都必须明白：利比亚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解决之道只能通过对话和联合国主持的政治进程。这可能是各方意识到的当前局势下唯一明确和积极的一面，因为各方均表示，它们准备好加入政治进程。

尽管缺乏处理民族团结政府所面临各种巨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利比亚安全与稳定——的能力，政府仍做到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堵截控制首都的黎波里部分地区的非法民兵，而且还摧毁其武器库并将其赶出首都，给那里的安全局势带来积极影响。我们欢迎联利支助团希望未来逐步回到利比亚。我们希望这一回归将尽快到来。我们认为，这将使联利支助团得以与合法的国家当局合作并直接沟通，从而处理其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还希望，这将增强利比亚人民对联合国所发挥作用的信心与信任。

我们赞赏制裁委员会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依照安全理事会第2146(2014)号决议禁止出口利比亚非法石油，该决议经第2362(2017)号决议修订，在受制裁物品清单中增补了精炼石油产品，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委员会通过大量互动与关注，积极保护利比亚的国家资产，即石油与石油制品。我们希望委员会成员将对改善利比亚已冻结资产管理的问题表现出同样的兴趣，由于外国银行管理它们的方式不同于其它基金，这些资产逐年减损。这些银行施加高额的负利息，导致已冻结资产的资本损耗。这种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它导致利比亚冻结资产的价值流失，而这些资产属于利比亚人民及子孙后代。

根据第1970(2011)号决议，冻结资产的主要目的本是保护这些资金，而不是惩罚利比亚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却背离了这个目标，甚至导致资产损耗。我们认为，将其与政治分歧与隔阂挂钩，以此试图为利比亚冻结资产的流失开脱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个紧要关头，合法的民族团结政府并不要求解除冻结，而是请求找到一种将帮助它保护和维持这些资金与投资的具体方式，即使它们继续处于冻结状态，我重复一遍，即使它们继续处于冻结状态。

在这方面，我愿提及文件S/2017/629，其中载有总理委员会主席法依兹·萨拉杰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阐述了冻结资产在当前制裁制度下的艰难处境。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利比亚境内存在双重机构已造成负面影响，包括长期存在一个临时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它是一个平行政府。那些决议要求其它国家不要与非法平行实体打交道。在这方面我们想知道的是，避免与平行实体打交道这一做法是否足够，或者是否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消灭这些实体。

最后，我谨再次祝愿萨拉梅特别代表工作一切顺利。我们确信，他非凡的专业知识将使他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下午3时50分散会。